

风铃儿书系

毛芦芦 / 著

很蓝很蓝的 李子

透过栏杆再看水波粼粼的江面，发现一条暖江正在我眼前无边无际地流淌着，一直流进了我内心深处、血液深处、灵魂深处。



CI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毛芦芦
风铃儿书系

很蓝很蓝的李子

毛芦芦 / 著



CTS
PUBLISHING & DESIGN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很蓝很蓝的李子 / 毛芦芦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12
(毛芦芦风铃儿书系)
ISBN 978-7-5562-2926-0

I. ①很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7547 号

很蓝很蓝的李子

Hen Lan Hen Lan De Lizi

策划编辑: 吴双英 杨 巧

责任编辑: 杨 巧 吴 浩

装帧设计: 刘 璐

插图绘制: 曹 勇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

电 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mm × 1194 mm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9.5 万

版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 美之笑

公主抱	/3
不说再见	/10
草帽飞了	/14
大美之笑	/18
红果狐狸	/22
衢江开花了	/25
意外的礼物	/28
遇见	/32
请海喝茶	/36
三岁与九百岁	/40
寻找父亲的感动	/44
四只小鸭子	/48
童年的手镯	/54
周庄的油纸伞	/59

第二章 情之花

别样的小船	/67
放生野鲫鱼	/71
鸽子牡丹扇	/78
隔岸风景	/82
就这样被你“驯养”	/86
橘子花开	/92
默默	/96



温暖的后脑勺	/100
花·鸟·虫·鱼	/104
雪中	/119
父亲的白背心	/126
棟花之佛	/131
红雨靴	/135
难忘那件花衣裳	/141
杳杳野猪塘	/146
我们的小斑斑	/152

第三章 飞之梦

很蓝很蓝的李子	/165
飞翔	/170
“没有”眼睛的女孩	/174
电梯历险记	/178
高考的早晨	/181
洪水中的野鸭树	/185
如樱行水上	/189
雨中	/192
这个格子叫幸福	/196
燕子来时	/200
黄昏音乐会	/205
再见萤火虫	/211



第一章

美之笑



您那大美的微笑啊，让我觉得您是那么真实、那么亲切、那么可爱。

公主抱

“公主抱！公主抱！”是女儿先喊了起来。

“啊吡，公主抱！公主抱！”小侄女也喊。

在齐膝高的茅草和芒草交缠的那条小路上，这个发现，一下子就使两位沮丧无比的女孩开心得尖叫起来，并且马上加快了行进的速度。虽然她们手中托着、拎着的东西分量一点也没有减轻，虽然野草照样刺着她们的双腿，但自从喊出那两声“公主抱”之后，她们就再也没有发出任何怨言了。

我的目光越过她们头顶，越过那高高的乱草，看着那个消瘦、苍白、木讷的“公主”和托抱着“公主”的“骑士”，一颗心，霎时就被感动的潮水漫过了。

“骑士”在疾走，头上太阳在不断向他倾洒着火星，脚



下荒草在使劲拉扯着他的后腿，还有那高高低低的路坎也在反复考验着他的机智与力量。他后背上的衣服早被汗湿透了，可他的手，一直稳稳地托着他的“公主”，虽然那“公主”始终没有对他笑一下，没有对他赞一声，甚至没有朝他深情地看一眼，但他抱着她，那背影看去始终是那么小心翼翼，那么庄严肃穆，又那么兴致勃勃，仿佛他抱着的，真的是一个尊贵无比的公主呢！

我加快了脚步，越过女儿和小侄女，想追上那位“骑士”，但因为双手上都坠着重物，结果努力了好一阵，还是被“骑士”甩远了。我再回头看两位女孩。两位女孩正憋红了脸、抿紧了唇，在茅草和芒草丛里奋勇跋涉着。年仅七岁的小侄女，白皙的大腿已有好几处被芒草划红了，身子在草丛中东倒西歪的，汗水早把她额前的刘海打湿了，但她的双手，一直把那个铁盘紧紧托在胸前，盘中九个大寿桃，一直被她护得牢牢的。桃尖上的那一抹抹胭脂红，仿佛绵延成了一片真正的胭脂花。但因为每个桃子比大人的拳头还大，所以这片胭脂花，就像扶桑花一样璀璨夺目了。而我那十三岁的女儿，两手拎着四个鼓鼓囊囊的纸箱子，也走得很艰难很顽强。每个纸箱都被祭品塞得满满的，分量不轻，而且体积不小，为



为了避免它们不被野草刮破，她还得高高把它们擎在空中。所以，她也在草丛中走得踉踉跄跄的，但每一步迈出去，又显得那么坚定执着。

那抱着“公主”的“骑士”只从她们身边一晃而过，可原本一直在嘀嘀咕咕发牢骚的她们，就起了这样大的变化。

我想，在她们的心中，一定澎湃着跟我一样的感动之潮吧。

看着她们那懂事、乖巧又百般努力的样子，我的感动又加了一倍。

一时间，我心尖上飞满了百感交集的“浪花”。

那“浪花”从我心中飞出来，变成泪水和汗水一起迷住了我的双眼。我把手中的烟花放下来，擦了擦眼睛，然后朝两位女孩招招手，喊了声：“加油！”

“你也加油！”她们异口同声冲我嚷。

“好！”我拎起两个重重的烟花，继续前行。这时，只见抱着“公主”的“骑士”已准备开始登山了，居然没有歇一歇。

“娘，要爬山了，你别怕啊！大舅小舅都将这里铺上石板了！”只见“骑士”侧了下头，贴近“公主”的右耳朵大喊。





原来，“公主”并不是“骑士”真正的公主，而是这“骑士”的娘啊！

但听到“骑士”的这声叫喊，一刹那间，我的泪水，却再一次迷住了我的眼，遮住了我的路。

因为这位抱着“娘公主”的“骑士”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小弟啊！

因为今天，是我的小弟抱着我的亲娘，来给我已经去世十一年的外婆做九十冥寿啊！

那年，外婆病重，躺在床上十来天水米未进，眼看着大限就快到了，我娘又因为侍候外婆过于劳累而突发了脑溢血。从此，一瘫十一年。外婆去世的时候，娘正在医院里，处于病危状态，所以没能送一送外婆。这么多年，娘因为行动不便，也一直没有到过外婆坟上。

可今天，娘说想来看看外婆，小弟二话没说，就把娘抱上了路……

因为我和两个孩子拿着祭品走在弟弟前面，所以我们一直走到那最难走的一段路时，才见识到小弟抱娘的风采。

唉，前后十一年了，娘瘫痪着，从村人口中的不幸者，已慢慢变成了村中大多数女人羡慕的对象，这都是因为娘有

我爸对她悉心侍候，有我和妹妹对她小心呵护，更有小弟对她百般孝顺啊！

“谁得了这样的病，能活这么久？谁瘫了十多年，大家还当她是宝贝？只有你娘啊！你娘是村里第一好命人！”昨天下午，我们在村庄一小店里为外婆买锡箔、纸衣、纸箱等一应祭品时，那老板娘还这么跟我絮叨呢。

其实，这么多年，为了服侍娘这个大病人，大家都很累，但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不幸的她！尤其小弟，在侍候娘时，比谁都和颜悦色。最近半年，娘的大便已经开始失禁，而且耳朵也聋了，又坚决不肯吃药、不肯让人给她垫“尿不湿”，可真是苦了我们大家。我给娘换脏裤子，有时会忍不住冲娘发火，小弟却从来没有埋怨过娘半句……

小弟小时候格外淘气，脾气又特别倔强，做了调皮捣蛋的事从来不会讨饶，所以每天几乎都会被娘用小竹枝抽一顿。娘一边抽，还一边骂：“生了你这样的忤逆子，将来我还有什么指望？我打死你，打死你算啦！”

没想到，长大了的小弟，却成了少有的孝子。自从当年在医院开始，小弟就一直为娘擦身换衣。十多年了，无论他所在的学校工作多忙，自己小孩多小，每星期他都会回家看



看娘，帮娘擦擦身子、换换衣裤，陪娘说说话，为娘买这买那。而且，只要他在乡下家里，他就把烧饭做菜的事也全包了。

现在娘的身体已很虚弱了，小弟就和我排了份“值夜表”，我周三晚上回家陪娘，他周六回家。因为周四一早我还得赶回城做事，所以家里的很多活，我都托给了周六回家的小弟……

以前，我也见过小弟像此刻一样托着娘，把娘抱来抱去的。

只是我从来不知道，这种把女子横托在手上的抱法，有个专门的名称叫“公主抱”。今天被两位女孩喊破“天机”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娘，不正是小弟心目中一位珍贵无比的老公主吗？

看，这老公主被小弟稳稳托在臂弯里，一步一步开始上山了。她那袭月白的衣裳，飘过绿草梢头，就像一只蹁跹的白蝶，正缓缓地、缓缓地飞向半山腰上外婆和外公的家。

望着前面飘飘似仙的母亲和用力攀登的小弟，我放下烟花，擦擦眼睛，又回头看看身后不远处奋力赶路的女儿和小侄女，一时间，心暖到了极点。

我想，不管疾病的面目有多狰狞，不管噩运的鞭子有多

严厉，但总有它们永远施虐不了的角落。在这样的角落里，总有一个美丽、洁净、娇好的娘，像公主那么幸福、自由、温暖地生活着。这样的角落，就在小弟爱的臂弯里，就在我们爱的心坎上……我们要用我们爱的“公主抱”，永远抱着我们的娘亲！



不说再见

已经忘记是哪天开始跟她打招呼的了。

她的短发，好像永远被汗湿着，乱蓬蓬的，里面似乎总孵着一窝小鸡。她的蓝色工作服，两襟总是垂挂着，像两扇被打伤的鸟翅耷拉在胸前，露出里面红色带花点的圆领毛衣或汗衫。当然，她的手里，还总是拿着扫把，提着畚斗。

下雨时，她会戴一顶笠帽。出太阳时，她会挂一顶草帽在脑后。奇怪的是，我似乎从没见过她戴草帽的样子。也许正因为不喜欢遮阳的缘故，她圆圆的脸，永远是黑红黑红的，而且，只要你朝她看一眼，她一定会回报你一个憨厚的微笑。

一看，她就是那种沉默寡言的好女人。虽然年纪过五十了，但从她的身材和脸型看，觉得她年轻时一定是个顶好看

的女人。

不知是谁把她介绍来我们小区做清洁工的，不知她的家境如何，也不知她的姓名。

虽然我们天天都要见面，但我们只限于笑着打个招呼而已。

由于常常要买书，我家里常有废纸箱，我总会把这些纸箱放在楼梯旁，存够一定数量，就跟她说一声，叫她来取，算是我对她的一点小小的馈赠。三年了，她没有对我说过谢谢。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，我也觉得根本没必要让人家道谢。

每天出门或回家，我已经习惯看到她那憨憨的、暖暖的微笑了，已经习惯看到她一丝不苟的扫地动作了，已经习惯听到她的竹帚接触地面时的沙沙声了。那“沙沙、沙沙”的声音，就是她的身体安康，就是我的岁月静好，就是我们这些凡人献给上苍的最虔诚的生命赞歌。

今天下午，在背着电脑包走出电梯的时候，我却无缘无故滑了一跤。

“啊呀，小心，梅雨天到了，地上看去再干也会回潮的！”她正在我们楼下扫地，见我猛一趔趄，连忙赶过来扶我，但



我很快就站直了，冲她笑笑，一扭一扭地快步走出了楼道。我面子薄，即使在她这样的老大姐面前，我也觉得尴尬了。

没想到，当我从门廊里推出电动车，正准备跨上骑走时，那清洁工大姐却从我背后半跑着追了上来：“哎，等一下！”

“有事吗？”我笑着刹住车问她。

“以后到航头街去玩吧！”清洁工大姐轻轻说道，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。

可因为我老爸、老公都是比较沉默寡言的人，所以我一下子就听出了这大姐话里的玄机：“你家是航头街的吧？”

大姐点点头，笑着直直地望着我。

不知为何，那笑容，竟让我的心咯噔一抖。

我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。

“我做到今天就不做了，以后就很难见面了。”大姐依然笑着，但语调颇为惆怅，“你去航头街玩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我点点头，想到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位熟悉亲切的老大姐了，鼻根处猛然一紧，心酸得要命。

那分明是要流泪的节奏啊，只得赶紧跨上电动车离开了！

可骑了几步，我又跳下车问她：“还不知道你名字呢，